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八

武　進　學　生　張　汝　霖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許有齊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維申及甫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正義釋箋曰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

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不得爲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按史記正義（齊世家）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縣四嶽受封（淯水注）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一統志云宛古地名本周時申伯之國春秋時屬晉（條左傳楚）

于重譜申呂以爲一貫則然則申皆屬楚非屬晉也一統志似誤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古申城西有呂城鄭氏于詩知甫爲甫侯而于禮記注以爲仲山甫蓋其時未得毛詩遂至謬誤若此然則毛公之沾溉鄭氏者豈淺哉鄭氏好與毛異亘爲自失所宗矣又按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今考通志氏族略云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其非周之異姓之臣明矣鄭氏

注禮以山甫爲甫侯蓋本韓詩之誤即此見三家
與毛鄭之優劣矣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
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
法度于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
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釋傳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
故以庸爲城正義釋箋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
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

也

桉王制注云小城曰附庸彼正義曰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于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此詩言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下即云有俶其城庸之爲城其義明矣鄭以庸爲功作爲起以起爾功于語未協若謂王命申伯意在

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封之以土為之作城何以非顯其功勞乎且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固已意在顯其功勞矣何乃謂此句不宜直言

為其作城邪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得復與之相近故轉為巳以為辭也近得為巳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按九經考異詩往近王舅楊愼作迓一作迸匕字不經見迓字見于說文近當是迓字形似之誤說文丌部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匕亦聲讀與記同徐鍇曰遒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薦而進之于上也丌卽古文其洑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左傳作彼己之子丌記己古音相同丌義謂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由然近字作觧則孔氏之本已誤爲近可知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肆長也贈增也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云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釋經曰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己之美更勉自彊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正義釋傳曰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

義故云贈增也正義釋箋曰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彊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

按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雞鳴雜佩以贈之箋云贈增也詩之贈字甚多毛鄭之訓皆相合說文云贈以財物送人也亦與毛鄭合凡經典所有之贈字皆取贈送之義正以訓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

云贈增也然則舉凡餽遺錫予賚送等字皆可訓為增矣此孔氏承崔本之誤而曲為毛說也釋文云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此以見贈字毛並無傳而義見于他篇鄭氏仍本毛傳而補為此說義從同也釋文云崔本作贈增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此以見惟崔本獨如此而不可信也孔氏謂鄭與毛別失鄭旨矣箋云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解經之其風肆好也毛訓肆為長鄭亦以為

長同也箋又云以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送之
解以贈令以爲樂者申所以贈之之意于經文無
所屬也正義謂毛訓贈爲增長鄭爲贈送相異而
釋箋曰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
使之自遵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
增長是爲大也鄭無增長之訓釋箋之說未知義
所從生合增長之義于贈送之中郢書燕說亦又
何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平成田定貢賦于天子

按禹貢壺口治梁及岐孔安國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彼正義曰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見其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漢書地理志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氏此詩與地理志合不知詩之梁山自在涿

郿方城縣林讙與禹貢之梁山不同語詳溥彼韓

城箋下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傳覲見也箋云諸侯

秋見天子曰覲已子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

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

琅玕正義釋傳用毛于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

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謂正行覲

禮則上何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

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正義釋箋曰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爲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以朝儀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言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君

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三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巳國所有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貪其尊宜玉以常職來朝辨其脩言禮享之意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輸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者圭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

校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說文云玠大珪也
周書曰稱奉玠圭書康王之誥有稱奉圭之誥無
玠字許氏所引當是顧命而誤其文耳顧命云大
保承介圭先孔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正義曰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尊圭七
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禮
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
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

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非天子所守故知
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
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玠非諸侯之圭故
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詳此諸家之說
毛公以介圭爲侯伯命圭許氏先孔以介圭爲天
子大圭郭注爾雅引詩曰錫爾介圭則亦以爲命
圭說文所引若是大保承介圭之語則指天子之
圭若是寶稱奉圭之語則亦指諸侯之圭說雖不

一亦不過以介之義爲大無論天子之鎭圭諸侯
之信圭伯之躬圭皆可尊而大之爲介圭獨鄭氏
以爲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與爾雅之言尺二
寸者不合明瑞圭不得爲介圭遂解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爲美玉玩好之寶如鄭此說圭長尺二寸
謂之介尺寸與鎭圭合而不必以爲鎭圭然則尺
寸雖不與瑞圭合而不妨以爲瑞圭矣又如鄭說
璆琳琅玕尙得謂之介圭信圭躬圭何不可爲介

圭耶至其分入覲爲覲禮享禮乃緣誤訓介圭而
多爲之說耳介圭之義明而入覲之解得矣
汾王之錫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
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
也正義釋傳曰釋詁文墳大也傳以汾墳音同故亦
爲大也王肅云大王匕之尊稱也正義釋箋曰箋以
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
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

在傳稱王流于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亦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于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經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諡毎世皆以地稱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邱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

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

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

王之甥宜王之前惟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

王

柭下文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正義曰本

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此蓋因曲

回二字形似而義得兩通故致相誤然則毛傳已

不能保其完好矣此詩云汾王之甥傳云汾大也

正義謂爾雅云墳大防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王肅述毛亦以爲大竊疑王孔之本脫誤致然耳毛公素不破字必不以汾字就墳大之訓且如王孔之說汾王不訓汾水之王雖與鄭異然共指厲王則固與鄭同也此必傳本云汾水也水字與大形近而誤（彼汾沮洳傳汾水也）鄭氏汾水之說亦遵毛義而然其後譌而爲大至王肅述毛時見毛鄭本多相異遂不復實疑而別爲毛說孔氏因之而後人不得

安議之矣恐毛傳之轉固不若是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傳師衆也箋云溥大也燕安也
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桉釋文云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
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孫王皆述毛者然則毛固
不必與鄭同也顧甯人曰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
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

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桉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初封于韓其時召襄公封于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

遠近輿專任力亦當發民于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諸侯般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確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

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

顧氏又曰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韓在馮翊夏陽西韓北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案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 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蓋明戰于韓非此也至傳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固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

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今于梁山則用鄭說于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

補南東窮于大海因于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矣蘇按而韓地皆有梁山從鄭即不得從王從王即不得從鄭欲燕師追貊等語處處通達則孫王之說爲較密耳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九

武　盛　學　生　張　汝　霖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勤勞于徧疆理衆國正義釋傳曰旬徧釋言文旬作徇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正義釋箋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虎功在此

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偏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家國以統上二爻也

梭旬爲周徧宣爲宣布勸于周徧而宣布之故曰來旬來宣來旬之義須以來宣足成之如之篇

爰始爰謀箋云于是始與爾之從已者謀曰止曰時箋云卜從則曰可止居于是之等一句之中伸

引成文甚多先言來旬而後以來宣足之者旬當作營宣訓爲徧先言勤于經營後言勤于徧勤營勤徧于語不完且召公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一旬徧宣布之語足以蔽之以宣爲徧而改旬爲營未見其或勝于毛也又鄭所云旬當爲營者乃取旬營古音相近并謂其字相類也正義恐誤

矢其文德傳矢弛也正義釋傳曰矢施也謂施陳文

德定本爲弛字非也

桉說文施旗皃一曰設也弛弓解也故施之字爲陳設敷布之義弛之字爲廢解之義二者雖不相同然古書多互通此詩矢字傳矢施也當爲施陳之義釋文云矢施如字爾雅作弛桉爾雅釋詁云矢弛也弛蓋施之假借字亦當爲施陳之義而郭注云矢放失之矣此傳施字正義謂定本作弛非此又孔氏之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曰弛其文

德注弛施也周禮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施其施舍注施讀爲弛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隸釋載漢石經論語亦云君子不施其親李䎘筆解云施當爲弛然則施之與弛古本相通不爲定本之失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

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釋傳曰言王命南仲于太祖謂于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益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大師皇父文在大祖之下則于大祖之廟始命以爲大師其實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于

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大師未知于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正義釋箋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問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

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于
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
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
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
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
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桉小雅皇父毛以爲幽王時人鄭以爲厲王時人
此詩之皇父則宣王時人正義謂先後皆相接連

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此大謬也小雅之皇父不必論幽王厲王要之爲專權無狀之小人與宣王時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之皇父迥乎不類而指爲一人可乎此蓋因鄭箋以皇父爲字則前後宜爲一人孔氏亦私疑其非故又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是以皇爲氏矣以皇爲氏即不得以南仲爲大祖前後轇轕故其辭疑而不敢斷讀桉左傳疏宋戴公之子曰皇父

其子孫以皇爲氏又曰皇父秦改爲皇甫戴公當宣之二十八年而立宣王之伐淮徐在初年此詩皇父必非戴公之子皇父出戴公之子之後則此皇父亦必非氏或與戴公之子同名皇甫若十月之交詩在幽王時彼所云皇父當即出戴公之子之後者遂以爲字而不以爲氏則宣幽之世爲有三皇父矣而何得謂可爲一人耶

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正義曰

箋以戒爲戒粉則徵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徵之言警鄭轉敬爲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不得與鄭同也

按古之行軍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夏書曰恭行天罰周書曰肅將天威六月曰有嚴有翼此篇曰既敬既戒裳裳誓師安可以苟然而已哉正義申毛謂敬爲恭敬戒爲戒懼自是見古人鄭重行師之意箋以爲六師必須警戒而轉敬爲警無乃非

詩之本旨與且既警卽既戒之義語亦嫌複
不瑕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
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
人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
怖先以言安之正義釋傳曰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
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
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
民得就業正義釋箋曰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

就業將農事耳故知三事為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其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案擇三有事之文孔氏以為不足據以解三事至兩無正之三事大夫其義顯然為公卿矣乃謂彼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農業

不宜以爲三卿竊謂三事就緒經未著爲三卿三農然三事之文兩見于他篇則訓爲三卿者不謬不知鄭氏何由斷爲民就農業也王肅述毛而云就其事業自當謂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就緒之文蒙上三事于義自見何言王意亦當爲民得就業也衛推釋詁云緒事也然則就緒即就事無能舉此文而決爲農之就事非官之就事也三農生九穀非三事之確證經典並未有以三農之

業爲三事者舍常訓而取新說何爲乎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徐國馳傳
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正義釋箋
曰此說軍已動發言繹騷則騷由此驛故知繹當作
傳驛之驛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徐使使
故云徐國傳遽之人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
驚走以相恐動
樾案陳騷動者釋詁文徐方繹騷者言徐方之人

陳兵動衆即此爲徐方震驚矣何必驛候之人驚走相告始爲震驚哉且經言繹騷郎當于繹騷求訓若可任意改爲改造則天下無不可解之經矣况人各一意改者紛紛使說經者皆如是將曷勝其擾耶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正義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

桉此句毛公無傳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也鄭作屯正義謂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與釋文合又衛風王事敦我傳敦厚也韓詩亦云迫與此正同毛與韓訓雖各異而字皆作敦鄭氏横改爲屯鋪屯淮濆誠易解矣其如經之不可改何

舍爾介狄繼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爾被甲夷來侵患中國者反

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正義釋箋曰以辭有予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若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文大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女乎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

知

被甲夷狄來侵患中國者

桉正義釋傳則爲傳說釋箋則爲箋說亦其義例則然已如此類者適所以形鄭之短非所以爲說也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惟幽王令其大道遠慮所以兵在其頸而尚不知悟大道遠慮本爲王所應有舍之云者言其衆應有者而舍之非必舉已有者而舍之也縱予胥忌卽可見其令爾介狄何所謂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乎若謂辟有寺

奪意爲彼此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此于毛說何獨不然舍爾大遠之謀維予羣臣之怨不當舍而舍不當怨而怨亦爲辭有予奪意爲彼此何明于鄭而闇于毛也且以彼中夷狄辨介狄取說亦曲

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釋傳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正義釋箋

曰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㥠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匕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匕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柀莛詞草苴此而不芳注草枯曰苴匕是草枯不兼木類言之且苴而言棲已屬假借於浮曰棲更爲新奇此與書之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造語特巧已開後世法門若云在樹未落則是木葉之枯槁

者耳非所以云草不潰茂也若謂論棲之理必准于樹則草之理不得言棲如是以言詩而詩之意微矣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替廢兄茲引長也箋云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正義釋傳曰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便之益多故以兄爲滋上又爲益引長釋詁文正義釋箋曰職況斯引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

言主為盜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復盜主長
此為亂之事
桉桑柔倉兄填兮傳兄滋也彼正義曰兄訓賜也
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兄為滋也釋文云兄音況
注本亦作兄亂況斯削毛無傳箋云而亂滋甚于
此日見侵削則古文兄與兄通而訓之為滋況字
自有滋益之義晉語衆況厚之注況益也孔氏謂
賜人之物則益茲多故況為滋此牽二義而強為

合也文常棣篇況也永歎傳況茲也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釋文云況或作兄非也此謂嫌于誤兄弟之兄非謂誤會兄之況與況本通不得謂爲非此則訓況爲茲又一義也此詩言職況斯引傳兄茲也引長也箋云乃茲復主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茲字訓經之兄主字訓經之職此字訓經之斯長字訓經之引與傳相合職兄斯引者言主于茲時而維斯亂之引長耳而正義釋傳以茲爲滋釋箋云茲此引長言主爲益此

使亂之長不知滋字之義出于箋之何文是又混職兄之兄與亂況之況爲一矣

不云自瀕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云頻聲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

按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顰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凡瀕之類皆從頻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

是頻即顰之隷省漢人不習顰字轉而為濱非顰之古文矣鄭謂頻當作濱是經傳不誤而改之使誤也正義指其為假借或通用則孔氏亦未審其爲古文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

武　盛　學　生　張　汝　霖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釋傳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正義釋箋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所行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

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桉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奔走之文與禮記大傳及此詩同彼傳云駿大也與鄭箋同禮記注云駿疾也大者多而疾來之意要之皆據見事不宜以嚴爲長必知據其見

事者以武成文推之故爲其說非是遂採後世也

毛說似不若鄭之妥

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文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

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按此說已具卷八以似以續箋下意有所未悉玆復詳之古之似皆讀以江漢召公是似與上句小子下句爾祉叶小宛式穀似之與子字負字叶齝正頮叶房以切負字古音房以切自雲先發賦始房遐切賈誼旱雲賦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然起與隋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皆不作士音乎思淪於穆不已仲子曰於

穆不似其音正同觀毛公所刻仲子之說則子思言天道不息仲子言天命無極其義亦小異而大同何所謂師徒異讀而毛公取其說而不從其音者乎

曾孫篤之傳曾孫成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居所之非一人也正義稱傳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推之以曾孫爲

成王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
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常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
王非獨成王也小雅曾孫惟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待
同也
按序云太平告文王能是周公制作仍宜歸之成
王則曾孫宜為成王一也上云我其收之下云曾
孫篤之陳實蹟以告先人明是但據見事非其逆
說後王則曾孫宜為成王者一也且曾孫之名若

自後世稱之以對先王則遡逆者可通施若自先世而逆望後人何必更稱曾孫詩之以曾孫稱成王者屢矣不必以此爲異也則曾孫宜爲成王者三也若云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然則禮其小成便可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於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

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譬
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
釋傳因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
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傳以賜茲祉福爲文王賜諸
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
得繼世也正義釋詁曰以下云爾邦是諸侯爲爾則
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
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汪永下之福也愛之無有

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歸長遠無期也

桉錫茲祉福毛鄭之義不同裹我無疆毛公無傳丌義訓亡意亦指文王愛諸侯竊疑毛當以爲諸侯愛王室言文王錫諸侯以此祉福而諸侯愛我王室無有疆竟耳不然則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此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顯然可見豈毛公讀書之識反出鄭孔下哉惜傳義古質無從證其是非又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賜

之以此祉福也者也二句相申成義似屬文武而言非呼辟公而戒之也故箋末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純德即指烈文辟公之事受命定天命即指錫茲祉福以下之事正義釋經謂鄭以爲成王于祭之末呼之曰爾有光明文章者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則首句爲呼辟公而告之之詞與箋中語氣似不相合未知鄭意何如也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于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案周語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

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王是全稱此稱之義也熙之爲廣亦經之常訓書堯典庶績咸熙其熙廣也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起發其功廣堯之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

觀樂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則熙之爲廣不必議也釋詁釋訓釋言之文所載有幾必謂雅所未見即爲于古無徵豈其然矣賦之爲固周語著之毛傳因之自是古義肆之訓固者實訓故者虛外傳言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固是堅固之固非是故之故虛實之義不同必非音近之誤

故雲案廣光二字古通用詩于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行其所聞則光明矣類教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雅訓熙爲光毛訓光爲廣互相釋知其例得通矣○廣韻固重詞也積投

壺敢固以請注固之言如故也如故詞者言重詞也然則固與故義亦得通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正義釋傳曰儀善至靖謀皆釋詁文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正義釋箋曰靖治釋詁文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象佑不宜為謀之

故以靖爲治謂施于天下也

校儀式刑三字俱訓爲傚法之義不宜君是之複傳訓儀爲善非于經旨有乖鄭爲好與毛異矣若靖字毛訓爲謀鄭訓爲治治之亦必謀之又小異而大同也謀是經紀庶務之謀非機械變詐之謀正義謂以此能治四方不宜爲謀之不知何說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正義釋傳曰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

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鄭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正義釋箋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

農夫是也農夫自勸終巳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駿令其人合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

官屬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翻首尾爲一以易傳也

校此十千之耦以吏主之恰備一部之數以里計之亦得三十有奇萬耦同耕通事任力周官古法于此可知毛傳云終三十里者言各極其望誤甚質而不詳王肅述之云三十里天地合而之爲三

十則天下徧正義由之云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此直爲說虛而無復人目所望無遠空濶闊不止終三十里鄉謂所望終于三十里而左視而已得三十右盼而又得三十瞻前而已得三十顧後而又得三十各極其望大約百里而遥又豈得爲終三十里也且目力所及未必皆屬爾私雖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者抑又何也竊以爲農夫之望不越阡陌

同井之民共相顧望今此十千之耦同是一部之民備轉滿車心所瞻望者不出此三十里外故曰駿發爾私言民所自私也又曰十千維耦言民相爲耦也所耦在是所望亦即在是矣王肅所述恐未當于毛旨

又按清廟駿奔走箋云駿大也彼正義曰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其

意與此相接成也是其爲鄭說固與大與疾二者
之義而合而一之矣此詩駿字毛訓爲大鄭訓爲
疾然則所謂大者亦得爲多駿疾來之意正義謂
鄭之駿字别忽合忽離毛鄭有别亦無如後人何
耳

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
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曰以經
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

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是應鼙之屬也又解誤田為朄字以柬為聲也既轉去柬惟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按毛公學最賅博此詩之典與器名物一一具詳樂府之遺賴以散見田為大鼓毛公必信而有徵故篤著之于編以示後世豈敢胸臆闇造謬以

或將來者哉正義謂毛意以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是田為大鼓因從應之小鼓勘而得之而毛說直出于無徵且何以應既是小田即宜為大也竊謂毛公必有實據不若是之推測而知也正義又謂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周禮有𩊚字故知田當為𩊚孔氏豈能盡數周時之樂器而責古無田鼓耶毛詩之經有田鼓即是經傳有之何浙云而言皆無其名耶鄭謂聲轉字誤變而為田

正義云以蝀字以東爲聲〻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改作田鄭之改經有與本文絶不相類者如維禹敶之洵既之卽君子攸憮之等皆顯然並異不待字之轉變也使經而轉變若此則不可依據甚矣又安知周禮之蝀字非因田字誤加其上下而爲申申字又誤加以東旁而爲蝀耶蝀與田絶不相蒙而牽强若此使田字又誤其二三畫而經幾于無文矣豈不謬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傳殷尚白也亦亡周也箋云有
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亡武庚也武庚爲二王
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
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正義釋
傳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
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
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容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亡周
也正義釋箋曰以亦爲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

爲彼此之勢則是擬周爲辟不宜反以亦已故爲亦武庚也

桉有客爲對周而稱辭有彼此意兼二代亦爲亦周予義誠先故下言既有淫威箋云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稱美微子何必漫及武庚且即指言武庚而白馬仍非周制知傳兼爲長于箋矣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傳武隨劉殺者致也

箋云遏止耆老也嗣于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暇五年正義釋傳曰左傳引此文者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正義釋箋曰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爲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于誅紂以爲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

之深故易之
按武王纘文王之業一戎衣而有天下此篇之言
正頌其事章首言於皇武王者明頌爲武而作也
次言文王克開者明嗣迹之有由也首已言武王
則嗣武之武不必復明武王故訓如履武之武然
乎意雖訓繼迹亦指武王鄭意雖指武亦是繼迹
則又同而異異而同者也若耆定之耆亦似傳義
爲長此章主美無競之烈勝殷之功意不在乎年

老乃定韓詩左傳之說雖與毛義差別亦不以耆爲老